

漂流记

漂流记

午后，天气晴正，几人相约三峡谷。果然好去处，两峰对望，一条河顺山脚流过，河里满是石头，大的如屋舍似树冠，另有亭台大小者，还有巨盆大小者，各类形状，呈苍灰色。两三丈宽的河，水量颇大，一人深，落差刚好。乘皮筏轰然直下，左冲右撞，跃起落下，几起几落，水花飞溅，打得人衣衫湿透，却也陡然痛快。

水通才通财，文才好，钱财好，随意才好。人为财而死，文因才促狭，也说不定。从来富贵在天，有人终生五斗米，有人生来万亩田。而恃才如特宠，远离大道，只是小器。

人湿漉漉才觉得近了自然。

桓温问：“听伎，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何也？”

孟嘉回：“渐近自然。”
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心向往之。或许向往即刻意，反而离自然渐远。当如河中石头，与天地万物为徒，不理自然而得自然，乃至大自然。

置身静水中，同行人怀古，想必苏子当年泛舟赤壁景致亦如此。无非——

浩浩乎如冯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。

无非——

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三峡谷不是赤壁，人飘荡又像一片芦叶，如行天上，浮越万顷空间。水面开阔处，与轻筏共兴，悠然驶向南山，尘世一切淡忘了，锄头下禾苗稀落。

游人相互逗趣，皮筏从一块块石头边飘过。得闲打量石头，高高低低，密密疏疏，大大小小，杂乱无章而有序，自然序。山高石小，石高水低。石静而水流，本是一片万年孤寂的乱石，却充满生机。

小筏俯冲，驶入了平处，河道深流，虽顺势而下，偏偏难进寸步，需要奋力划桨才一点点前行。即便坦途天成，还要三分人力赶路。这是河上漂流的人情道世事道。

离舟上岸，周身水淋漓而黏糊糊。饮老姜茶一杯，心里莫名两声长啸。

遍地草药

五指山旁山多，高高低低，大大小小，大山小山植被茂密，遍地草药。有黎人通晓药性，上山采药，治病救人。

天地育人，令人生令人死，让人活让人病。活有五谷疗饥，病有百草治病。真假不知，古书上说，有人望见光亮，知道名剑所在；有人看见宝气，知道明珠所在。楚昭王坐船渡江，与一物相撞，那物浑圆通红，身大如斗，左右无人识得。孔子说先前到郑国时，在陈之野听童谣：“楚王渡江得萍实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，甜如蜜。”说那就是萍实，剖开可食，只有霸主才有缘得到。齐国朝堂飞来独角鸟，展翅而跳，众人茫然。齐侯也派使者到鲁国问孔子，才知道那鸟叫商羊。夫子说曾见儿童单脚着地跳唱：“天将大雨，商羊鼓舞。”告诉使者，应当修堤造渠，以防水灾。果然天降大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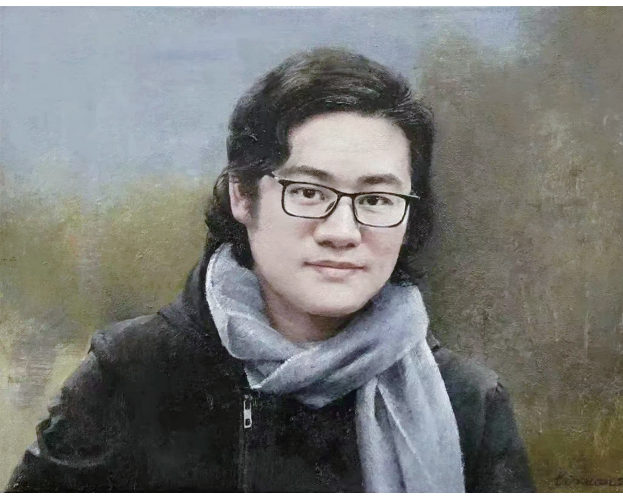
先贤多能，有人明辨字义，有人相马相牛，有人分辨宝物，有人擅观天象，还有人装了一肚子异境奇物、琐闻杂事、神仙方术、地理知识、人物传说。

孔子要人多识鸟兽草木。少时，生活乡野十多年，认得一些花鸟鱼虫。有论者以为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鸢飞鱼跃，道无不在，熟识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，可以渐跻于化境。草药不论，自从神农氏品尝草木，辨其寒温甘苦之性，从此草药作为医药，救死扶伤，多少人赖以延年益寿。古人方才赞叹一句：医者仁心。对人友善、相亲是为仁。樊迟问仁，孔子说，爱人。

随黎人上山采药，有药医胃疾，有药治寒凉，有药通经络，有药化淤血，有药是发物，有药是敛物。读过几本草药书，有一次跌打扭伤，去邻家采梔子捣碎，和蛋清面粉混合做成黏黏的饼块，敷在伤处。不过一夜，活血消肿，连敷几天，蹦跳如初。有年夏天遇恶疾，后背手臂生了疔瘤，鲜艳夺目如红桃，硬块难消，疼痛难忍，取芙蓉根捣烂敷上，次日化脓消肿。

故家屋前屋后，遍地车前子、石韦、金银花、金钱草、白茅根、石菖蒲、凌霄、鸡冠花、麦冬、菊花、紫苏，他们像我的兄弟姐妹。

雨林走了半日，见到几味黎药：接骨藤、乌山草、牛大力、常山、血叶兰、益智仁、砂仁、巴戟天、四方草、桃金娘、三角枫叶。阿弥陀佛，他们救死扶伤，他们暖老温贫，他们是菩提，他们是尊者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题壁

李成

偶读一篇文章,文中提到晚清至民国时代的诗人樊增祥曾在陕西做官,有一次在蒲桥的驿舍墙壁上题写了一首七绝:“柳色黄于陌上尘,秋来长对翠眉颦。一弯月更黄于柳,愁杀桥南系马人。”几年后,谭嗣同路过此驿,看到了这首诗,“叹为绝调”,还把此事记入其所著《莽苍苍斋笔记》。这使我联想到一直就有的疑惑:在那资讯不发达,没有报纸杂志传播发行的古代,那些文人没有发表作品的媒体,其诗文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?看来“发表”到墙上——尤其是公共场所的墙壁,是其非常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。

从两汉以来,尤其是唐宋时代,无数骚人墨客都采取过这种方式。资料显示,唐宪宗元和年间,白居易、元稹诗歌盛行一时,据元稹《白氏长庆集序》:“二十年间,禁省、观寺、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,王公妾妇、牛童马走之口无遁道。”可见其盛况。这类诗也可称为“题壁”诗。而“题壁”的传统一直流传到近代,即如谭嗣同也曾留下著名的《狱中题壁》:“望门投止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;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这首诗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谭氏的其他著作。我想,如果把汉唐以来所有能搜集起来的题壁诗都集中在一块,出一本书,就叫《古今题壁诗》,恐怕也

是洋洋大观,足资欣赏。

但我转而又想,就是作为作品传播方式之一的“题壁”,又岂容易哉?这样想是因回忆自己的两次题壁——当然,不是题诗,本人还没有这样风雅或那样的本领,我之题壁不过是应邀在人家墙壁上写几个字,而结果并没有成功。

一次邀请我的是我的一位中学高年级同学,与我同姓的李兄,家住几里外的邻村。大约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舞文弄墨,在学校里“小有名气”吧,这位学兄平时也喜欢读点课外书,且有些书生气,对我素来比较客气。有一天傍晚放学,他忽然邀我去他家。我问做什么,他说写几个字。我以为要我给他写几副对联什么的,这倒不难,因为我平素就在父亲的指点下,偶尔写些类似的东西,所以自信还能写几个“擘窠大字”应付应付,便答应了。到了他家,没想到他嘤嘤着说:不是写对联,也不是写中堂斗方什么的,而是要我在他家的门口墙壁上题写几句格言,如果好,再在室内墙壁上题写一首诗,以此留下我的“墨宝”。我一听大惊,我哪里有什么墨宝,哪曾在墙壁上题过字。但他不由分说,搬来高高的凳子,把准备好的毛笔和墨子递给我,并扶我站到凳子上。我勉为其难,硬着头皮举笔,准备先在门楣上写上



春天来了

李昊天摄

◇山河故人

缝起来的故乡

刘士师

在北方,乡下的女人一年四季极少能真正闲下来。农忙时扑在田里,耕种着一亩三分地;农闲时守在家里,炕上地下都是把能手。母亲就是那个忙碌的乡下女人,季节在变,母亲的忙碌不变。

深秋一过,天气转凉,粮食进仓了,田野里荒芜了。母亲带着收获的喜悦和满满的成就感正式回归了家庭。

天寒地冻的日子里,母亲的忙碌在炕上。北方的农村,冬天冷得彻骨,家家户户的土炕上,被褥统一在炕头处码成高高的“被垛”。夜里睡觉,稍稍富裕点的家庭每人总要盖上两三床棉被。母亲的忙碌就是从翻新土炕上的那些被褥开始的。先是奶奶的,再是父亲的,我们的,最后才轮到自己的。每一条被子,经历了春、夏、秋三季,棉絮早已不再蓬松,被面和被里也已经不再洁净。母亲每拆开一条被子,会将被面和被里洗净,晾晒在院子里。滴水成冰的季节,被面和被里很快便冻得梆梆硬,在冬日吝啬的阳光里凝成一块巨大的画板,上面雕满了鲤鱼跳龙门、龙凤呈祥、牡丹富贵的亮丽图景。母亲坐在土炕上,把旧棉絮慢慢扯开,用事先弹好的新棉花,一点点融入旧棉絮中重新加工整理。母亲有时坐着,有时躺着,有时还要猫腰……整理棉絮的过程,母亲不急不躁,偶尔会望向窗外。风刮起一片干枯的树叶,穿过被面和被里中间的空隙,一直飘向

了远方。那一刻,母亲便有些愣神儿,直到叶子远离了自己的视线,母亲才又重新做起手中的活计。

经过两三天的晾晒,被面和被里总算干透了,变得柔软。母亲用那双经年劳动早已不太柔软的手,把柔软的被面、被里、棉絮贴在一起,开始了新一轮的“创作”。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手,针线在母亲手里,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,它们在被子上游走,带着特有的节奏感,不出三五分钟,一趟引线已经完成了从起点到终点的使命。打远儿望去,笔杆般直。一床床旧棉被,在母亲的手中幻化成一幅幅新作品,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视野,继而又来到我们的身上。夜里,松软的棉絮,带着些微的馨香,抵挡了冬日的严寒,也明媚了沉沉的梦乡。

家人的棉被翻新过了,母亲并没着急翻新自己盖的那床棉被。她在等待,等待远方的一个包裹。那个远方,在北京的大兴——那里是母亲的故乡。每年秋后,地里的花生成熟了,晾晒好了,姥姥都会叮嘱老姨给母亲寄花生。姥姥家那片肥沃的土地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花生,老姨寄过来的花生个儿大,皮儿薄,果实饱满,入口微甜。收到包裹的母亲,脸上现出孩子般的惊喜,抚摸着来自家乡的包裹,母亲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了。“一會兒,八年没回家了。”母亲微微叹了口气,小声叨咕着。

姥姥家的花生,成了我们姐弟可

“紫气东来”之类吉祥语,谁料蘸墨一落笔,那白石灰粉刷过的墙上怎么也不落墨,使劲涂抹,才有一些笔迹显示出来,而且那字显得十分难看,甚至凌乱不堪,这如何使得?其时,夕晖斜射,打在我身上,仿佛被戏台上的聚光灯照耀着,还有其他乡邻在看,我心里惭愧得要命,不知何以面对这几位乡亲,但也只得跳下来,恨不得立马逃之夭夭。这才知道,所谓的题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没有“两把刷子”还真做不来。

另一次也与此差不多。那已是我大学毕业以后,到一个镇上教书,与街上开理发店的一个青年混得较熟,有一天他也把我请来,要我给他题写店名,为我准备了红漆和刷字的笔,我哪里使过这样的笔具,站上去,左涂右抹一番,才写了几个不成样子的字,勉强完成其交付的任务,后来每次经过,简直不忍再看,也不知道我离开这个地方后,这几个字还保存了几天。

毫无疑问,这两次失败,除了其主观原因是我并不会写字,更没有在壁上写字的经验;其客观原因也是有的,那就是没有一个能写字的墙壁,壁上根本不落墨,落了一点,也只是断断续续的浅痕而已,这怎么写?所以我想,古时候人们题壁,除了能写一笔好字,还得遇到一个用白石灰粉刷得非常细腻、平整,可以在上面流利书写的墙壁,不然,题壁人即使诗兴大发、技痒难耐,恐怕也不可得,那么我们或许就读不到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、林升的《题临安邸》、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等佳作了。

黄金手榴弹

张港

1932年夏,马占山义勇军与后方黑河的联系,被日军切断。

黑河抽十名忠勇愤战老兵,组成个特别班,任务只是越过日军,找到马占山。团长强调:避免与日军接触,只要人到,就是完成任务。

临行,发每人四枚手榴弹。这十人全是神枪,不喜欢黑河土造的沉家伙。

走山路,穿老林,对老兵来说小菜一碟,但是特别班班长时时提醒大家,遇上日军或是猎民千万不能接触,一定避免暴露。还特别强调:万一反打上对头碰,决不可使手榴弹。

这不是扯么,不让用还带它干啥?班长本是连长,人人惧他,不敢多问。

早晚赶路,白日休息。躲着村庄,躲着猎人,专找不是路的地方走。辛苦自不必说。

人迹渐多,离日本人也近了。也就是说,更不好走了。这天上午,林间没风,又闷又热,大家就地休息。梦正美着被惊醒,听得声声鹧鸪。鹧鸪声是哨兵发出的:有敌人。老兵个个推上子弹。

渐渐看清楚了,日本兵能有五六十号,拉开散兵线,向这边推进。班长马上示意,向相反方向,返回进山。可是,走不多远,人人惊叹:这边也有鬼子。回山的路被堵上了。正度量时,几只山雉被惊起来。

这下子可坏了。一阵冷枪打过来,糟糕的是,打中一个人的胳膊,那人不由“呀”了一声。鬼子哇哇乱叫,枪声大作,子弹横飞。

不打了不行了,而且定是恶战。严虎瞄好一个日本官,将手榴弹一个一个摆在前面,准备点射之后,就扔手榴弹。这样的距离使这东西还是有效的。正摆弄时,一只鞋踩到手上,抬头一看,是班长。班长眼睛恶恶的:“收回去!收回去!”严虎禁不住那眼睛,不由自主收了手榴弹。

鬼子快贴脸了,班长开枪了。日本兵不知林子里有多少人,胡乱射击。

班长枪一挥“走!”战士弯腰穿林,朝没有枪声的地方隐去。

脱离日军,跑到一片榛林,冷丁迎面三个日本兵。榛树太密,有树枝别着,枪一时顺不过来。严虎看鬼子已近,顺手掏出手榴弹,火一拉,扔将过去。三个鬼子同时倒地。手榴弹并没有炸响,妈的,臭弹。但听得三声枪响,鬼子倒下,是班长打的。

枪声一响,又有鬼子冲来。队伍分散,向林密处各自跑去。

入夜,林子静得吓人。严虎一个人,掂着手榴弹:怪不得没炸响,这皮厚药少黑河造的铁疙瘩,靠它作战,差点儿送命。

天明,这些人依暗号集中一起,一个没少。班长眼睛一瞪,吼道:“谁他娘的扔了手榴弹?”“是我。”严虎说,“臭弹,黑河造的破玩意儿!”“走,全他妈的走!找去,找回来!”班长向弟兄们比画上枪了。

这就是军令?为一颗炸不响的臭弹,就让弟兄们再冒一回死么?

士兵们回到昨天的战场,杂乱的花草枝叶,崩开的黑土。士兵们一阵脚踢手挠,还真的寻到了那枚手榴弹。

班长捏着手榴弹,狠狠地说:“不许用手榴弹,这是命令。谁再用,就地正法!”

犯得着么?这手榴弹有事儿!

露宿时,严虎悄悄到没人处,用刺刀卸下了木柄,头朝下一倒,哗一下子,金光闪闪。啊!不是火药!啊!金子!手榴弹里灌的是金子!

严虎到班长跟前,展示卸开的手榴弹。

班长说:“全体集合,我有话说。”班长对全体战士说:“事到如今,不得不明说了。我问问你们,咱是干什么的?”“当兵的!”班长说:“咱们撇家舍业,死一天活一天的为了啥?”“打鬼子!”“日本人断了黑河通路,前线那边要吃没吃,要穿没穿,断了饷了。咱们这是送饷金到前线。这手榴弹里全是金子,是前线人的命。这么藏金子也是不得已,日本人看不上咱这手榴弹,就是咱们殉国了,日本人也不会拿走手榴弹。”

众人个个额露青筋,个个牙齿有声:定将金子送到前线。

脆脆的枪声,在林中回响,接着是鬼子飞机声,接着是骑兵来了。

班长说:“鬼子又来了。命给日本人,这行。手榴弹,不能丢。怎么的,咱们把手榴弹埋了。谁命大活下来,谁就来取,一定送到前线!哪个敢贪了金子,我追他到阎王殿!”

战士们用刺刀挑个深坑将四十颗手榴弹一颗一颗放进坑里,盖好草皮枝叶。

班长拉上严虎说:“这回,死占九成多,活一成都不到。趁还没开火,你先藏树顶上,任凭下边怎么打,死也不能出动静,怎么的,兴许能活下你一个。送金子要紧,你要活!这是军令!”

班长割一段绑腿,勒严虎嘴上。

“下边出多大事,你也不能有声!记死了这儿!”班长指埋藏手榴弹的那地儿。

两边开火了。一股一股弟兄们的血,草全红了,树叶也红了了。严虎一个人抱着树枝,咬着绑腿,恨不得一刀割了自己脖子。

枪声绝了,日本人对九条尸体一个一个补枪,将九支枪堆一起,扔枚手雷,轰的一响。日本兵打马远去了。

捱到天黑,严虎从树上下来,战友残破的身体,让严虎眼泪如流。班长四肢伸开,他的身下,就是那个地方。旁边是一个炸坑。严虎挪开班长,手指抠土,找到手榴弹,四十颗,一个不少。怕再有万一,严虎在别的地方将手榴弹重又埋好。

由严虎带路,马占山将军派出一个营,找回那四十颗黄金手榴弹。

马占山将金子兑成大洋。为士兵发军饷时,马总指挥讲了军饷的来历,战士们齐声喊:“人家命都不要,俺不要这饷!”一齐把银圆扔回筐里。

